新刊經進詳註昌黎先生文集

新刊經進詳補註昌黎先生外集卷之

諸本外集分爲十卷凡三十四篇不知何人所編據行狀云有集四十卷小集十卷亦不知便是此外集與否方云只據蜀本定録二十五篇其篇目次第皆與諸本不同以爲何以旁攷而的然知爲公文者然蜀本劉燁序乃云後集外順宗實録爲十卷則似亦以實録入於其中皆不知其何說也唯呂夏卿以爲明水賦通解崔虞部書河南同官記皆見於趙德文録計必德親受於文公者此它本謂爲可信而李廣漢不以入集則疑凡外集所載漢亦有所未得未必皆其所不取者其說近是故今且以諸本而考其眞僞異同之說以詳註於其下其甚僞者即雖不載其文而猶存其目使讀者猶有考焉其石刻聯句遺詩文等則以方本録之以補外集之闕又諸本有遺文一卷方本亦多不録今亦存之以附于後

明水賦

以玄化無垠至精感通爲韻精或作誠出周禮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鑒取明水於月以供祭祀之明齍明燭共明水明潔也取水火於於日月欲得陰陽之絜氣也公貞元八年登進士第卿明水賦御溝新撰詩今詩逸矣

古者聖人之制祭祀也或無者也二字必云忠敬崇吉蠲不貴其豐乃或薦之以水不可以黷斯用致之於天於或作于其事信美其義惟玄月實水精故求其本也明爲君德因取以名焉於是命烜氏烜音燬侔清夜或將祀圓丘於玄冬或將祭方澤於朱夏持鑑而精氣旁射照月而陰靈潛下

德月陰蜚以視而不見謂合道於希夷老子曰視之不見故曰希聽之不聞名曰夷挹之則盈方向功於造化法苑珠林曰泰、東有醴泉其形如井體是石也欲取飲者跪而挹之則泉出如流多少足用或若汚如泉縈然益神明之常挹酌也乙及切應於有生於無形象未分徒馵離婁之目真子曰離朱之明察毫末於百步外趙岐註孟子云離婁古之明目者黃帝時人也黃帝遺其元珠使離朱索之而不得離朱即離婁也光華暗至如還合浦之珠後漢孟嘗爲合浦太守郡境舊採珠以易米先時二千石貪穢民採珠積以自入珠忽徙去合浦無珠餓者盈路孟嘗行化一年之間去珠復還既芳於酒醴明堂位曰夏后氏尚明水周尚醴醴音禮一丙比聽左氏藏僖云苟有明信潦之水可薦於鬼神

汏汗滸[illegible] 漢音汗滸[illegible]從惟馨尚書云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玄功不

老子曰生[illegible]不有而不宰是謂玄德長于以表誠潔于以薦苾

意若失其道殺牛之祭何爲易既濟九五爻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東鄰謂紂也西鄰謂文王也既濟離下坎上離爲牛坎爲豕言殺牛而凶不如殺豕受福喻奢而慢不如儉而敬也如得其宜明水之薦斯在不

引而自致不行而善至易繫辭曰惟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辭

雖翾蘗之名寶處鐏罍之器降於圓魄禮記曰月者三日日成魄注云魄光也書哉生魄注月十六日也殊匪金莖之露漢書曰

西都賦曰抗仙掌以承露擢雙立之金莖武帝時作銅柱仙人掌之屬建章宮承露盤其高二十丈大七圍以銅爲之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玉屑飲之金莖即銅柱也三國志衛覬曰漢武

帝求神仙之道謂當得雲表之露以食玉屑故立仙掌以承露焉

出自方諸

淮南曰陽遂見日則燃而為火方諸見月則津而為水許氏注太陽燧金也取金杯無緣者熟摩令熱日中時以當日下以艾承之則燃得火也方諸陰燧大蛤也熱摩拭令熱月盛時以向月下則水生以銅槃受之下水數滴論衡云若此言之則水火二器如板狀安能得水火也鑄陽燧用五月五日丙午日午時練五色石為之形向日則得火方諸以十一月壬子夜半時練五色石為之狀如杅柸向月即得津水今取大蜯蛤向月亦有津潤焉

乍似鮫人之淚

捜神記曰南海之外有鮫人水居如魚不廢織其人能泣珠又洞冥記曰跦勤國人當有蛟人宿其舍既去泣別所售淚皆成珠鮫居肴切海魚也

將以贊乎陰德非獨比乎陽燧夜寂天清煙消氣明桂華吐耀

湘素雜記曰舊傳月中有桂故異書言月桂高五百丈下有一人常斫之樹創隨合人姓吳名剛西河人

學仙有過謫令伐樹釋氏書言須彌山南面有閻扶樹月過樹影入月中蟾桂地影也空隙天影也此語左近之

玉兎騰精張衡靈憲曰日者陽精之宗積而成鳥象鳥而有三趾陽之類其數奇月者陰精之宗積而成獸象兎陰之類其數偶五經通義月中有兎與蟾蜍並

聊設監以取水伊不注而能盈霏然垂象

的爾而呈魯靈光殿賦云的爾殊形

始漠漠而霜積漸微微而浪生豈不以德協于坎同類則感易繫辭曰坎爲水劉向新序孔子曰物類之相感若響之應聲也

形藏在空氣應則通易乾卦之文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

鶴鳴在陰之理不謬中孚九二爻辭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王弼注云修誠則物應也

武嘯于谷之義可崇淮南子天文訓曰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屬許氏注云虎土物也風木氣也木

生於土故虎嘯而谷風至龍水也雲生水故龍舉而景雲會也唐太祖廟諱虎故变丈爲武

足以驗聖賢之無黨知天地之至公竊比大羹之遺味幸希薦於廟中禮記曰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又周禮亨祭祀共大羹鄭氏注大羹肉湆不致五味遺猶餘也

王司馬宅紅芍藥歌

此篇疑非公作〔補註〕王司馬不詳誰氏落句云花前醉倒歌者誰楚狂小子韓退之而詩不入正集豈好事者竊公名以爲重邪

丈人庭中開好花更無凡木爭春華翠莖紅蘂入力與此恩不屬黃鍾家黃氏鍾氏前古畫見考工記黃本作[illegible]

音拄又音黃

溫馨管[illegible]天鮮香起似笑無言習君子霜[illegible]

刀剪汝天女勞何事低頭學排孚嬌癡婢子無

性靈競挽春衫來比並欲將雙頰一稀紅綠忽

磨偏青銅鏡一罇春酒甘若飴飴米櫱煎也一曰濡弱者爲飴盌之切三山語録云唐人好飲甜酒殆不可曉子美云人生幾何春已夏不放香醪如蜜甜并退之云是也退之云文人此樂無人知花前醉倒歌者誰楚

狂小子韓退之莊子山木篇曰今之歌者其誰乎

海水

海水非不廣鄧林豈無枝淮南子地訓曰夸父棄其策是爲鄧林許氏注云夸父神獸也飲河渭不足將飲西海未至道渴死事見山海經策杖其杖生木而成林鄧猶木也一曰仙人也風波一蕩薄魚鳥不可依海水饒

大波鄧林多鷙風豈無魚與鳥巨細各不同海有吞舟鯨鄧有垂天鵬鯨鵬已見武夷師詩苟非鱗羽大蕩薄不可能我鱗不盈寸我羽不盈尺一木有餘陰一泉有餘澤我將辭海水濯鱗清冷池九域志曰清冷池在南京唐宋州也我將辭鄧林刷羽蒙籠枝漢晁錯傳曰山木蒙龍枝葉茂接注蒙籠蔽覆之貌籠音來東切海水非不廣鄧林非不茂枝風波亦常事鱗羽自不疑我鱗日已大我羽亦已脩風波無所苦還作鯨鵬遊

贈崔立之

立之字斯立博陵第二房醴泉令潤子時亦未第餘見贈崔評事詩

詩有贈崔立之評事有酬崔二十六少府稱伊陽有寄崔二十六立之有雪寄崔二十六丞公而此篇獨見於外集世傳公逸詩又有酬藍田崔丞詩雪之作公於立之其可謂厚矣此篇公所以有感於子輿也

昔者十日雨子桑或作桒非寒且飢哀歌坐空房不怨但自悲其友名子輿忽然憂且思褰裳觸泥水褁飯往食音嗣之入門相對語天命良不疑莊子著大宗師篇曰子輿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褁飯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趍舉其詩焉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命也夫好事漆園吏書之存雄辭史記莊子名周蒙人也常為漆園吏[illegible][illegible]高士傳曰莊周少學老子梁惠王聘為蒙

縣漆園吏通典曰曹州冤句縣有漆園即莊子爲吏之所千年事已遠二子情可推我讀此篇日正當雨雪時吾身固已困吾友復何爲薄粥不足裹深泥諒難馳

請遷玄宗議

或謂此議舊史載於禮儀志長慶四年五月禮儀使奏云云公時豈以吏部侍郎爲禮儀使邪新書禮樂志云初明皇之復祔獻祖也詔曰使親而不盡遠而不祧蓋其率意而言亦非本於禮也而後爲說者乃遷就其事以謂三昭三穆與太祖祖功宗德三廟不遷爲九廟者周制也及敬文武三宗爲一代故終唐之世常爲九代十一室焉而曰後之爲說者即公此議也蓋長慶四年正月肅代德順憲穆是爲三昭三穆義當迁明皇帝而祔穆宗與太祖及高祖太宗爲

九廟三昭三穆謂之親廟與太祖而七
然後合於書所謂七世之廟觀也則高祖
太宗當在所遷矣禮沿人情殆不可缺
[illegible]按帝紀穆宗以長慶四年正月壬申
外遐丙子皇太子即位是爲敬宗至十
二月庚申方葬光陵當五月之間穆宗
之喪尚在殯謀葬未暇豈議遷舊之時
乎禮君喪三年然後祔禘于祖廟叙昭
穆而審諦之於是有遷廟之禮今也敬
末踰年喪哀未畢山陵未就祔新遷舊
恐非其時傷孝子之心而隳禮經之大
非所示其臣子也又公爲吏部侍郎未嘗
聞有兼礼儀之命今議首所題亦無兼
字使其果有是命邪則公必抗疏以正
之史不肯任其職也舊史但載礼儀使
而不著其名氏竊疑年月差誤非長慶
之末若此而論則議非公所作
也故新史所以削而不傳歟

右禮儀使奏謹按周禮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

太祖之廟而七禮記王制之文鄭氏注云此周制也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太祖后稷也尚書咸有一德亦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商書伊尹之辭孔安國注曰天子立七廟有德之王爲祖宗其廟不毀故可以觀德也荀子亦曰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國者事五世則知天子上祭七代典籍通規祖功宗德不在其數國朝九廟之制法周之文太祖景皇帝始爲唐公肇基天命義同周之后稷太祖諱虎仕隋官至太尉始封爲唐國公已見上禘祫議高祖神堯皇帝創業經始化隋爲唐義同周之文王太宗文皇帝神武應期造有區夏義同周之武王也其下三昭三穆謂

之親廟與太祖而七四時常饗自如禮文伏以
今年宗廟遞遷玄宗明皇帝在三昭三穆之外
是親盡之祖雖有功德新主入廟禮合祧遷藏
太廟中從第一夾室每至禘祫之歲合食如常
謹議

范蠡招大夫文種議

史記越王勾踐之困會稽也及反國欲
使范蠡治國政蠡對曰兵甲之事種不
如蠡鎮撫國家親附百姓蠡不如種於
是舉國政屬大夫種而使蠡行成於吳其
後伐吳復棲吳王夫差於姑蘇之山夫
差自殺勾踐已平吳乃以兵北度淮與
齊晉諸侯會於徐州致貢於周時越兵
橫行於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范

蠡遂去自齊遺大夫種書曰飛鳥盡良弓藏狡兎死走狗烹越王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喜樂子何不去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讒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劍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為我從先王試之種遂自殺

范蠡既辭越到齊迺移書文種亦令亡去以逃其長頸之難遂使種假疾不朝竟承賜劍之詔悲夫為人謀而不忠者此論語載曾子之言范蠡其近之矣夫君存與存君亡與亡備三才之道未有不顯然而自知矣勾踐奮鳥棲之勢申鼎寘之息竟能焚姑蘇吳地記曰吳王闔閭十一年起臺於姑蘇山因山為名西南去國十

五里春夏遊焉後夫差復高而飾之越伐吳遂見焚太史公曰余登姑蘇望五湖五湖去此臺二十餘里臺一名姑胥在今蘇州吳縣西者虜夫差方行淮泗之上以受東諸侯之盟一作朝者范蠡文種有其力也既有其力則宜閉雷霆藏風雲截斷三江韋氏注國語云三江吳江錢唐江浦陽江吐開四方高提霸王之器大弘夏禹之烈史記越王勾踐其先夏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子也封會稽以奉守禹之祀越傳曰禹到大越上苗山大會稽爵有德封有功因而更名其山曰會稽病死葬焉皇說曰其山在越州會稽縣南七里使天下佧佃知越有人矣李何及未及國則背君而去既行之於身又移之於人人臣之節合如是邪且臣之於君其道在

於全大義弘休烈生死之際又何足道哉況君者吳也天可甚乎君以長頸之狀難以同樂則舉吳之後還越之日汎輕舟游五湖（吳錄五湖者太湖之別名以其周圍五百里故名五隔湖洮湖射湖貴湖及太湖為五湖並太湖之小支兼得五湖之名在今湖州東）豈惟范子乎靜而言之則知范子有臣君之智而無事君之義明矣其所以移文種之書亦由拔勾踐之劍也勾踐何過哉子所謂為人謀而不忠者其在於此也（王秀曰揚雄云至蠡策種而遁肥矣哉然則退之以為不忠無乃與揚子戾乎盖韓子以義言揚子以權言揚子嘗稱蜀莊而高徵隱所以激時亦至於蠡也安得不非之）

詩之序議

（補注）公爲此議以爲詩序非子夏之作而歐公王荆公亦以爲然其後子由獨取其篇首一句以爲序余皆删去公所謂宗魯不屈子由亦以爲不然

或曰學者云詩之序子夏之爲也家語卜商衛人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習於詩能通其義注云子夏所叙詩義今之毛詩序是也夫子因不然夫子謂子夏也愚亦無巳必思而殆頗有以明之子曰是何明也昔孔子閔周德之衰一作傷懼王道之既喪於天下是故紀正詩書樂易禮春秋佐之以爲民經而子夏門人之高弟者也詩之序明作之所以云其辭不諱君上顯暴醜亂之跡

帷薄之私不是六經之志若人云哉（言真子夏之詞乎若人此人也）夫詩刺實隱文達意（言詩之所作雖刺過實然必微隱其文以達其意非尚訐直也）存上下之道以故言之者不爲訕而其所諷者莫之猶知知之（疑剩知字）諸國猶世亦莫知之宜去故子夏不序詩之道有三焉知不（一有及字）一也暴揚中冓之私（鄘風牆有茨詩中冓之言不可道也傳曰謂宮中所冓成醜惡之語）春秋所不明不道二也諸侯猶世不敢以去三也察夫詩序其漢之學者欲自顯立其傳（平聲讀）因藉之子夏故其序大國詳小國略斯可矣或曰詩之序既聞矣敢問宗魯莫不風何

也曰隱之也親親尊尊之道存焉耳宗書不風一作宋非

宗尊也不列於國風後漢衛宏少與河南鄭興

俱好古學初沈江謝曼卿善毛詩乃為其訓宏

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

于後傳於世則詩序衛宏所作明矣

三器論

兩京雜記太武太后改折乾元殿於其

所造明堂以為宗祀之所高三百尺窮

天下材木許懷義為使制造去都百餘

里遥見之又於其北造天實以貯佛像

及成號万像神宮明堂之下九州鼎武

太后鑄各依方面列焉豫鼎高一丈八

尺受一千八百石餘六州鼎各高一丈

四尺受一千二百石用銅六万七百一

十三斤鼎上各為山川物產之象武太

后自制曳鼎歌與素壐為三歷代寶之

謂之三器此論疑非公作其辭有

桑者下器身豐者不數腹與夫墊市劾

郭易名同蘭等語頗似皇甫持正蓋學公不至者之爲也

或曰古者天子坐於明堂執傳國璽列九鼎使萬方之來矣惕然知天下之人意有所歸而太平之階具矣後王者或闕何如對曰異乎吾所聞一有歸字天人之心與太平之基是非三器之能繫也子不謂明堂天子布政者邪周公成王居之而朝諸侯美矣幽厲居之何如哉孝經援神契曰明堂上圓下方八達四窗布政之宮在國之陽禮記明堂位曰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子不謂傳國之璽帝王所以傳寶者邪漢高文景得之而爲寶美矣新

莽胡石得之何如哉衛宏曰秦以前用金玉銀爲方寸璽秦以來天子獨稱璽又以玉羣下莫得用其玉出藍田山是李斯書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號曰傳國璽漢高祖定三秦子嬰獻之高祖乃佩之王莽篡位就元后求璽后出以投地上螭一角缺及莽敗時仍佩璽紱杜吳殺莽不知取璽公賓就新斬首并取璽更始將李松送上更始赤眉至高陵更始奉璽上赤眉建武三年盆子奉以上光武孫堅從桂陽入洛討董卓軍於城南見井中有五色光軍人莫敢汲堅乃浚得璽袁術有僭盜意乃拘堅妻求之術得璽舉以向肘魏武謂之曰我在不聽汝及術破徐璆得其璽還許上之王莽孝元皇后之弟也永始元年封爲新都侯國於南陽新野之都鄉晉室南遷六胡亂華劉聰石勒爲之倡

子不謂九鼎帝王之所謂神器耶夏禹鑄之周文遷之而爲寶美矣然癸紂辛有之何如哉宣三年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

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八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癸辛桀紂名

若然歸天人之心與太平之階也非三器之所能也且帝王和天人用土木不過於庇風雨扞寒暑

和同也蔡邕明堂論曰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崇禮其祖以配上帝者也故曰和天人晏子春秋曰明堂之制下之溫濕不能及也上之寒暑不能入也木工不鏤示民知節也

帝堯之政美亦足矣茅茨之室其何豈假明堂耶

漢司馬遷傳曰墨者亦尚堯舜言其德行

日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斲顏師古曰屋蓋曰茨茅茨以茅覆屋也茨茲切採音菜王隆漢官篇曰是古者清廟茅屋胡廣曰古之清廟以茅蓋屋所以示儉也今之明堂茅蓋之乃加屋以為飾其上不忘古也

秦𤯈之布政怨是足矣阿房之室其如豈侯明堂耶

史記秦始皇以為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廷小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為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為闕為複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言秦之壯也房音旁漢賈山傳顏師古曰阿旁皆言殿之四阿皆為旁也一說大陵曰阿言其殿高若於阿上為房也房字或作旁說云始皇作此殿未有名以其去咸陽近且号阿房阿近也

若帝王之用王者禮天地奠鬼神禳災班羣后而已矣

周禮春官以王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蒼璧禮天黃琮禮地鄭氏以

謂禮者始告神時薦於神坐書曰周公植璧秉珪是也虞書曰頌瑞于羣后孔安國謂斂公侯伯子男所執之璧以還之與之正始復至天人之心者質大信如寒暑覩天人如父子豈俟咫尺之玉爲要約蟲鳥之字爲符瑞哉夫猶彼也人之推赤心以相接者以大信爲質如寒暑之一天人雖相遠情若父子周有欺詐豈待要約符瑞然後相信哉鄭元注春官皃兩書一札同而別之長曰質短曰劑皆今之券書也要辭也音伊消功前漢書史籀六體繆篆者謂其文巫曲纏繞所以摹印章也蟲書者謂爲蟲鳥之形所以書幡信也若帝王之用金者劒鏃之爲兵器劖刃而植黍禾萬金而飪毛血斤斧而入山林乃已矣鏃矢鋒也作木功劖剈也時涂功植黍禾取喻也萬鼎屬爾雅曰鼎欵足者謂之鬲鼎云曲辨也說文作鬲實五㪗斗二外曰㪗象腹交

文三足音歷飪烹也音忍甚病小雅信南山詩自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其血膋傳日毛以告純血以告殺若高大則為神器其鎔鑄者役豐隆耶役鬼神耶役人人耶苦役人人皆內而大之矣嗚呼豎三器而為重者其誇者之辭耶豐隆雷師名也張景陽七命曰豐隆奮椎飛廉扇炭內疑作困言九鼎雖大而民已困矣戒王使由余於秦秦穆公亦以宮觀由余曰使鬼為之則勞神矣使人為之則苦人矣此與此同義又潘安仁西征賦構阿房之屈奇役鬼傭其猶否跨音括瓜切集韻曰吳人謂大坐曰跨亦誇大之意

夫帝王之聖者卑宮室賤金玉斥無用之器以示天下貽子孫而後王猶殫天下之土木不肯已柏梁更建章已止也更改也漢武帝元鼎二年春起柏梁臺顏師古曰三輔

舊說以香柏爲之太初元年二月起建章宮文
頴曰越巫名勇謂帝曰越國有火災即復大起
宮室以厭勝之故帝作建章宮師古曰在未央
宮西今長安故城西俗所呼貞女樓者即建章
宮之闕也恐恐然若室家無所庥其躬寒暑無所禦
其災使桑者不絲身農者不穀腹尸尸然他他
然役如圜羊尸他自得之皃役民如圜羊言不恤之也猶周禮圜土之圜音圓後
漢廣陵王荆傳曰當爲秋霜無爲檻羊注云秋霜肅殺於物檻羊受制於人當時旣
帝王之意於彼理其進說者文安忍誇廣之尊
其爲明堂歟言當時帝王既用意於彼謂之可以致治若傳國璽之
在嬴賊斯董心後意而爲之示旣有之不袛之
足以稱其符瑞則末也嬴始皇也斯李斯也君臣賊劃爲符璽以示天

下乃不能祇敬以守之若九鼎之死百年不能膏其腹火萬載不能黔其足其烹飪祠之用又足取豈不爲無用之器哉死謂殺之也膏潤也黔黑也又足取言不足取或曰秦鑿之不爲器可矣若九鼎之制其夏禹巳明堂之薦其周公巳王帝得不踵其制行其道耶某曰羌水滔天人禽鬼神之居相混巳禹導川決水以分神人之居乃銷九金乃鑄九鼎儀萬有之族露怪異之狀其護人巳其救人巳後王決不知如大禹識鬼神之狀又無當時汩沒之危而徒欲鬭金火廣器物與夫墊巾效郭易名同

藺者豈不遠哉是亦見謬也漢書郭太字林宗太原介休人也博通墳籍善談論名振京師常於梁陳間行遇雨巾一角墊時人乃故折巾一角以爲林宗巾其見慕若如此西京司馬相如字長卿少好讀書慕藺相如之爲人更名相如若明堂之莅紀周公皇朝之盛巳夫越裳之九譯而至慕聖德巳非爲複廟重屋而來韓詩外傳曰成王時有越裳氏重三譯而朝者日吾受命国之黃髮久矣天之不迓番海之不波溢者三年於玆矣意者中国有聖人乎盍往朝之費指之日越裳氏重九譯而獻張晏日越不著衣裳慕中國化遣譯來著衣裳也顏師古日越裳國名非以襲衣裳始稱王号王充論衡作越裳此則不作衣裳之字明矣晋灼日譯傳四夷之語者遠國來使因九譯言語乃得通也譯音驛通典曰今驪洲越裳[illegible]即其國都也明堂位曰複廟重檐天子之廟飾也張平子東京賦日複廟重屋八達九房一云

夏曰世室商曰重屋周曰明堂周公之政焦勞日夜成方寸已非坐夫總章左箇而後思周書曰明堂方一百一十二尺東方曰青陽南方曰明堂西方曰總章北方曰玄堂中央曰太廟左為左个右為右个尸子曰黃帝曰合宮有虞曰總章商人曰陽館周人曰明堂後王之飛翬如雲之既餘萬拱務其名為明堂耶百十明堂矣宜急急者握髮吐哺師賢卑躬則神聖文疑作矣又何必憂勞廣後然後稱莫夫周公哉言後王經營創制詭麗弥襯强名之曰明堂歷代以來百十明堂矣苟一一能勤求賢士則亦去神聖不遠奈何棄此而慕彼小雅斯干詩曰如翬斯飛傳曰翬雉鳥之奇異者自伊洛以南素質五色皆備曰翬何乎叔景福殿賦曰煥若雲梁承天又欒拱夭矯而交結注欒以承拱拱以承枓若能致萬萬

昇平由大履已百戰懼伏儀虎被已豈不皆過歟言皆衒名而忘實可以欺一時也大履謂孔子履也歷代寶之晉東帝時武庫災被焚晉文公及楚人戰于城濮晉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事見左傳僖二十八年嗟呼歷代張名辯舌之臣不欲以事天子之難其君而不以金玉土木敵來芊楚之間非九鼎絕句夫助僞之冕非辟雍言責難於其君者不以金玉土木而役世好辯之士乃不欲此必違明堂必鑄九鼎是未監楚僞二士者之禍也芊楚姓音弭僞冕王莽也莽既篡立乃建辟雍立明堂假真以售僞蔡邕曰明堂之義取其宗祀之清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尊崇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四面周水圜如璧則曰辟雍異名而同事其實一也若卞玉之璽何代而

不傳何僞而不得其可略巳噫天於代亦幺璪爾一云秦璽者卞和之玉所作幺璪小也伊免切瑣損果切與與瑣瑣同天道無私有德則與无德則廢代興代廢反掌之閏巳故曰幺璪若有人窮雕鏤以末交朋明嚴書契以質浮僞盛器示奇速辜請罪之不暇必見夫申手足而老休其光大盛德之可望也一無可字噫何以然雕鏤謂明堂世書契謂符璽也奇器謂九鼎也言君人者修茲三者則自貽伊慼將逃罪之不暇乃反自必其終美光大以至盛德豈理之然乎鄭氏注書序云書契者書之於木刻其側爲契各持其一後以相考合伏羲造之以代結繩之政也不務其修誠於內而務其盛飾於外匹夫之不可一有而字況帝王哉或曰子謂明堂之爲器可乎

而建皇極者於三器果何取其曰不出乎身而出乎力皆器也不可變通而執一隅皆器也胡之為器豈瑚璉與明堂之為器其非怪矣論語孔子目子貢爲瑚璉之器禮記明堂位曰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注曰皆宗廟黍稷之器始有之而不毀之始無之而不求之果無取韓華傳送無本師詩三器論詩之序議[illegible]竊疑以爲非韓所作及見詩話東坡及劉辨論韓華傳送無本詩皆以後人所試乃貞[illegible]意合至於三器詩之序議未有能言之者抑亦以其非韓之所作邪觀二篇詞氣有類李翺之文蓋韓門弟子推翺爲孫下於翺者如翺混之徒又不能言也公之文章以理爲主充以明道而已是故辨而當約而盡該而不戲和而不綏奇而不溢弛而不縱每自極其躰後之學韓者皆拙於明道而工於下筆是以文勝而理

成句讀之難分字書之難辨率皆逞奇好異而失之險澁公嘗自云凡有所述作皆約六經以成文如原道原性等篇皆較然平易以曉學者曷嘗爲是聱牙以駭世俗之耳目哉雖盡力區區終不能望其畛域學韓之人於玆瞠若矣

新刊經進詳補註昌黎先生外集卷第一

新刊經進詳補註昌黎先生外集卷第二

書

上賈滑州書

唐史賈耽字敦詩滄州南皮人德宗貞元初拜義成節度使治滑州遷史耽請仙人事迹甚衆以書貞元六年作耽時為義成節度使義成滑州也日愈年二十三正元六年也公始登第九年五月耽時自滑入相十一年公三上宰相書耽時正當國亦不報誠以暗投人耶

愈儒服者不敢用他摯干進又惟古執贄之禮

春秋公羊傳曰九贄天子用鬯諸侯用玉卿用羔大夫用鴈士用雉雉取其耿介鴈取其在人上有先後行列羔取其執之不鳴殺之不號乳必跪而受之類死義知禮者也玉取其至清而

不自菝其惡累白而不受汙內堅剛而外溫潤有似乎備德之君子卷取於芬若在上臭達於天而淳粹無擇有似乎聖人故觀其所執而知其所任矣鄭氏注周禮曰執之言至所以自至贄首王竊整頓舊所著文一十五首以爲贄而瀆所以然之意於此曰豐山上有鍾焉人所不可至霜降則鏗然鳴蓋氣之感非自鳴也山海經曰南陽西鄂有豐山神耕父處之有九鍾焉是知霜鳴郭璞注曰霜降則鍾鳴故言知也物有自然感應而不可爲者也一見後漢志愈年二十有三讀書學文十五年言行不敢戾於古人愚故泯泯不能自計周流四方無所適歸伏惟閣下昭融古之典義含和發英作唐德臣簡棄詭說保任皇極是宜小子

刻心悚慕文焉得不感而鳴哉徒以獻策門下方勤之後且有負薪之疾不得稽首軒階遂拜書家僮待命于鄭之逆旅伏以小子之文可見於十五首之内小子之志可見於此書與之進敢不勉與之退敢不從進退之際實惟閤下裁之

上考功宏詞官虞部崔貞外書

或云崔貞公謂崔元翰也唐史有傳列於文藝唐進士禮部既登第後吏部以宏辭試之中其程然後命以官公正元八年進士至是再試宏辭不售按此書云公年二十六即貞元九年也而古本省試代齋郎議貞元十年應宏辭時作

即公九年十年兩應是科也故與崔立之書云九二十試於吏部一既得之又黜於中書書此是再黜後書也呂夏卿云此書趙德文錄載之誠公之作也崔虞部元翰也而今考之傳則未嘗書其爲虞部元史豈進之耶今年二十六若正元九年也公以八年陸贄下及第九年贄當國以博學宏辭試于吏部而作此書今相因謂陸贄

愈不肖行能誠無可取行已頗僻與時俗異態抱愚守迷固不識仕進之門乃與羣士爭名競得失行一無行字人之所甚鄙求人之所甚利其爲不可雖童昏實知之如執事者不以是爲念援之幽窮之中推之高顯之上此謂一既得之是知其文

之或可而不知其人之莫可也（一有是字）知其人之或可而不知其時之莫可也既已自咎又歎執事者所守異於人人之廢耳任目華實不兼故有所進故有所退（公不爲時所喜靈雖欲再取之而同考者異焉是又黜也）且執事始考文之明日浮囂之徒已相與稱曰某得矣某得矣問其所從來必言其有自一日之間九變其說凡進士之應此選者三十有二人其所不言者數人而已而愈在焉及執事既上名之後三人之中二人者則固所傳聞矣華實兼者也畢（一作果下同）竟得之而又外焉其一人

者則莫之聞矣（此文公自謂也）實與華違行與時乖竟退之如是則可見時之所與者時之所不與者之相遠矣然愚之所守僅非（一作竟非）偶然固不可變凡在京師八九年矣足不跡公卿之門名不譽大夫士之口始者謬為今相國所第（公貞元八年登進士第明年應宏辭）此時惟念以為得失固有天命不在趍時而偃仰一室嘯歌古人今則復疑矣又未知天竟如何命竟如何由乎人哉不由乎人哉（一有殆字）欲事干謁則患不能小書囷于投刺欲學為佞則患言訥詞直則事不成徒使其躬儳焉如

不終日禮記表記之文鄭氏注曰儳焉可輕賤之皃如不終日言死無時也儳在鑑切一音讒是以勞思長懷終夜起坐度時揣己廢然而返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又常念古之人日已進今之人日已退夫古之人四十而仕禮記曲禮曰四十曰強而仕其行道為學既已大成而又之死不倦故其事業功德老而益明死而益光故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大雅蕩之詩言老成之人可尚也又曰樂只君子德音不忘志今作已見小雅南山有臺詩注云已止也或唐本作志謂死而不忘也夫今之人務利而遑道其學其問以之取名致官而已得一名獲一

位則棄其業而役役於持權者之門故其事業功德日以忘月以削老而益昏死而遂亡愈今年始二十有六矣距古人始仕之年尚十四年矣夫豈為晚哉行之以不息要之以至死不有得於今必有得於古不有得於身必有得於後用此自遣且以為知已者之報執事以謂如何哉其信然否也今所病者在於窮約無僦屋賃僕之資無縕袍糲食之給（墨子曰糲粱之食　服虔曰糲粗米也張揖曰一斛粟七斗米為糲音賴）驅馬出門不知所之斯道未喪天命不欺豈遂殆哉豈遂困哉竊惟執事（一有者字）

之於愈也無師友之交無以故之事無鄉邑言語之情卒然振而發之者必有以見知耳故盡暴其所志不敢默默又懼執事多在省非公事不敢以至（一有於字）是則拜見之不可期也獲侍之無時也是以進其說如此庶執事察之也

與張徐州薦薛公達書

徐州張建封也公達集有墓銘此書正元四年作時公未第下同公達以元和四年年四十七卒官洛陽則年二十六當正元四年考之史張建封正以是年鎮徐州公時猶未第故有已未達而達人之言公正元八年登第公達則九年也

愈聞士有已未達而達人者大夫意寧實之哉小子誠其人令言則無故過濡恩惠思以極報之謂也伏惟仁義風天下任帝室樞一作宏辨證云一作積非寄名譽之美刑政之威化道之事使四方先聲色之娛金帛之富車服之制以從之則亦稱位雍容暇豫而又何求則可以取特達不羈之士奉之以非常之禮俾邏名天下答天子鴻恩側見河東薛公達年二十有六抱驚世之奇一作偉材發言挺志夐絕天秀服仁食義轄內光外直剛簡貞與世不常想其外朝廷議禀一作禀一作瑩

永王隱匿潛蕤滅心爍謀然今尚幽塞未光弭一作弥非縮鋒利靜居河洛惟高公之清風驅馬千里又以爲贄求拜華軒公則見之矣遇采甚厚懼左右者不明喜敵能善黷視聽不以今之譽言故小子志懼激憤獻此惟公明之夫垂餌湏泉辨證云垂纖餌湏泉今本脫纖字泉即淵也避諱爾奧吞舟之魚則跦施薄禮天下取特達之士亦難與大夫哉之

與少室山李渤拾遺書

唐史渤字濬之刻志於學與仲兄涉偕隱廬山久之更從少室元和初戸部侍郎李巽諫議大夫韋況交章薦之詔以右拾遺召於是河南少尹杜兼遣使持

詔幣卽山敦促渤上書謝昔屠羊說有言位三公祿萬鍾知貴屠羊然不使吾君妄施彼賤貴也猶能忘已愛君臣雖欲盜榮以濟所欲得無怩屠羊乎不拜洛陽令韓愈遺書渤心善其言始出家東都元和九年乃以著作郎召渤遂起終太子賓客公雖不拜洛陽令每朝廷有關政輒附章列上公此書不入正集然史氏載之渤傳則知其爲公之作也其曰洛陽令韓愈者史氏誤也河南府在唐治河南洛陽二縣公元和五年冬爲河南令未嘗爲洛陽縣令也

十二月某日愈頓首伏承天恩詔河南敦諭拾遺公朝廷之士引頸東望若景星鳳凰之始見也爭先覩之爲快白虎通曰天下太平符瑞至景星見鳳凰翔景星者大星也月或不見景星當見可以夜作者益於民也方今天子仁聖小大之

士皆世宰相樂善言如不得聞旨即大位已來於今四年凡所施者無不得宜勤儉之聲寬大之政幽閨婦女山野小人皆飽聞而厭道之愈不通於古請問先生世非太平之運歟加又非有人力而至者年穀熟衍衍既委至若干紀之姦不戰而拘羈彊梁之兇鎖鑠縮栗迎風而委伏其有一事未就正自是若不成人四海之所環無一夫甲與兵者未有若此時也拾遺公不疑起與天下之士君子樂成而享之斯無時矣昔者孔子知不可為而為之不已足跡接於諸

侯之國即可爲之時自藏深山牢閉而固拒即
與仁義者異守矣想拾遺公冠帶就車恵然肯
來舒所蓄積以補綴盛德之有闕遺利於時名
垂於將來踊躍悚企頃刻以冀文竊聞朝廷之
議必起拾遺公使者往若不許河南必繼以行
拾遺徵君若不至必加高秩如是即辭以就彡
傷於廉而害於義拾遺公必不爲也善人斯進
其類皆有望於拾遺公拾遺公儻不爲起衆善
人不與斯人施者由拾遺公而使天子不盡得
良臣君子不盡得顯位庶人不盡被恵利其害

不爲細必望審察而長（一無長字）遠思之務使合於孔子之道幸甚愈再拜

荅劉秀才論史書

劉軻始常爲僧因葬遺骸夢一書生遺以三雞子軻呑一吞二後乃精儒名在史官時韓愈欲爲文贊焉會貶不果就此所謂劉秀者豈其人耶軻嘗有書與馬植大言誇詫以史自任計其詰書於公必不肯少屈公所荅云尓亦蓋抑之也事見雲谿友議及南部新書[illegible][illegible]公元和九年爲史館作此書不入正集而見於外集然子厚集中有與韓愈論史書云云則知此誠公之作矣李漢自謂收拾遺文無所失墜何獨遺此邪抑子厚既以書辨其失遂爲漢所弃歟求國家之遺事作唐一經公嘗有是言矣何至是則畏懼而不能爲哉君子之言有

抑揚未可以一槩論也

六月九日韓愈白秀才劉君足下辱問見教勉以所宜務敢不拜賜愚以謂凡史氏褒貶大法春秋已備之矣後之作者在據事跡實錄實錄則善惡自見矣然此尚非淺陋偷惰者所能就況褒貶耶孔子聖人作春秋辱於魯衛陳宋齊楚卒不遇而死齊太史兄弟幾盡左傳襄二十五年齊崔子之難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光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書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左丘明紀春秋時事以失明司馬遷與任安書曰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左明孔子弟子司馬遷作史記刑

朱前漢司馬遷作史記論次十年而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乃歎曰是余之罪身虧不用矣退而深惟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

班固瘦死

班彪扶風安陵人彪子固相繼作前漢書以嘗從竇憲出征捕繫固遂死獄中瘦音勇主切漢律因以飢寒而死曰瘐瘉音愈孟堅死獄中故云今本皆作瘦誤矣

陳壽起文廢卒亦無所至

晉書陳壽字承祚巴西安漢人也仕蜀為觀閣令屢被譴黜蜀平張華愛其才除著作郎領本郡中正撰吳魏蜀三國志凡六十五篇時人稱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以母憂去職卒初譙周常謂壽曰卿必以才學成名當被損折非不幸也宜深慎之壽至此再致廢辱皆如周言元康七年病死

王隱謗退死家

晉書王隱字處叔陳郡陳人也父銓有著述之志每私錄晉事及功臣行狀未就卒隱授父遺業西都舊事多所諳究太興初典章稍備乃召隱及郭璞俱為著作郎并撰晉史時著作郎虞預私撰晉書而生長東南不知中朝事數訪於隱并借隱

所著書竊寫之所聞漸廣是後更疾隱形于言色頗與豪族交結權貴共爲朋黨以斥竟以謗黜歸于家年七十餘卒

習鑿齒無一足 晉書習鑿齒字彥威襄陽人也博物洽聞以文筆著稱荆州刺史桓温辟爲從事累遷滎陽太守時温覬覦非望鑿齒在郡著漢晉春秋以裁正之凡五十四卷後以脚疾遂廢于里

崔浩范曄以族誅 北史崔浩字伯深事魏摠百揆著國書三十卷刻石衢路以彰直筆北人忿毒譖之于帝景穆大怒遂夷其族沈休文宋書云范曄字蔚宗刪衆家後漢書爲一家之作至於屈伸榮辱之際未嘗不致意焉高祖相國掾稍遷子詹事坐爲謀反誅范泰之子 太

魏收天絕 北史魏收字伯起鉅鹿下曲陽人也魏天保元年除中書令兼著作郎二年詔撰魏史五年奏上之合一百三十卷位至特進武平三年薨收史筆多憾於人齊亡之後收冢被發棄其骨于外天定一作天絕

宋孝王誅死 唐史藝文志雜史類云宋孝王作關東風俗傳六十三卷

足下所稱吳兢亦不聞身貴而後有聞也（唐史吳兢私撰唐史唐春秋）夫為史者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豈可不畏懼而輕為之哉唐有天下二百年矣聖君賢相相踵其餘文武之士立功名跨越前後者不可勝數豈一人卒能紀而傳之耶僕年志已衰退不可自（一有效字）宰相知其無他才能不足用哀其老窮齟齬無所合不欲令四海內有戚戚者猥言之上茍加一職榮之耳非必督責迫蹙令就（一有其字）功役也賤不敢逆盛指行且謀引去且傳之聞見不同善惡隨人所見甚者附黨憎

愛不同巧造語言鑿空捌立善惡事迹於今何

折承受取信而可草草作傳記令傳萬世乎右

無鬼神豈可不自慙愧若有鬼神將不福人僕

雖騃亦粗知自愛實不敢率爾為也一有聖字唐巨

跡及賢士大夫事皆磊磊掀天决地必不沉没

一云落落掀天地决不沉没今館中非無人必將有作者勤

而纂之後生可畏安知辨證云安知不在足下今本脫不在二字足

下亦宜勉之愈再拜公嘗以此書示柳子厚子厚亦有書以答之大與公

異事見柳集補註柳子厚亦有書致段太尉逸事云前有書進退之力史事奉答誠中吾病則

子厚此書公嘗答之矣意公必說前所謂君子之言有抑揚借乎世逸之也軒字希上元和十

四年進士歷膳部外郎
史館修撰邵州刺史

召大顛和尚書三

公與孟簡尚書書云潮州有一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共言者數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及祭神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為別東坡云退之喜大顛如喜文暢澄觀之意而世妄稱其與大顛書其詞凡鄙有一士人又於其末題云歐陽永叔謂此文非退之莫能及此又誣永叔也然今世刊本皆存之用不敢削

愈啟孟夏漸熱惟道體安和愈弊劣無謂坐事貶官到此久聞道德竊思見顔緣昨到來未獲承謁已帖縣令具人船奉迎日久佇瞻愈白

愈啓海上窮處無與話言側承道高思獲披接專輙有此咨屈此旬晴明不甚熱儻能乘閑一訪實謂幸也不宣愈白

愈啓惠匀至辱荅問珎悚無已所示廣大深迥非造次可量傳云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終不可得而見邪如此而論讀來一百遍不如親面對之愈聞道無凝滯行止繫縛苟非所戀著則山林閑寂與城隍無異大顛師論甚宏博而必守山林不至州郭自激修行獨立空曠無累之地者非通道也勞於一來安于

所識道故如是不宣愈頓首

新刋經進詳補註昌黎先生外集卷第一

新刊經進詳補註昌黎先生外集卷第三

序

送汴州監軍俱文珍序并詩

唐史官者劉正亮本俱氏名文珍冒所養宦父姓改焉性忠强識義理出監宣武軍自置親兵千人後爲元和忠臣【補】【註】唐志汴州陳留郡宣武節度使治汴州管汴宋亳潁四州董晋以正元十一年秋七月爲宣武軍節度使俱文珎其監軍公其觀察推官十三年若正元十三年而隴西公則晋也其序不入正集以俱文珎爲公諱耶

今之天下之鎮陳留爲大屯兵十萬連地四州

通典曰汴州陳留郡本鄭邑後爲陳所并故曰陳留時汴宋亳潁爲一道節度使漢酈食其傳

日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左淮右河抱負齊楚言齊楚據其後附前其濁流浩浩舟車所通汴州有通濟渠受河入淮以漕運東南故自天寶已來當藩垣屏翰之任有弓矢鈇鉞之權小雅板之詩曰价人惟藩大師惟垣大邦惟屏大宗維翰傳曰藩屏也垣墻也翰幹也禮記王制曰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皆國之元臣天子所左右其監統中貴必材雄德茂榮耀寵光能俯達人情仰喻天意者然後為之故我監軍俱公輟侍從之榮受腹心之寄奮其武毅張我皇威遇變出奇先事獨運偃息談笑危疑以平椵干僁忌以謝魏室魯仲連談笑而却秦軍文珍有佐汴之功故喩以此見董晉行狀法天子

無東顧之憂方伯有和同之美十三年春(元戎)將

如京師相國隴西公(董晉)飲餞于一(有青字)門之外(青門亭去京城十三里在故城東門外古邵平種瓜之處見兩京雜記)謂功德皆可

歌之也命其屬咸作詩以鋪繹之(鋪布也繹陳也)詩曰

奉使羌池靜(平京之盟文珍在渾瑊軍中會虜變被執且西俄而得歸)臨戎

汴水安冲天鵬翅闊報國劒鋩寒曉日驅征騎

春風詠采蘭誰言臣子道忠孝兩全難

送浮屠令縱(一作蹤)西遊序

補注 公與浮屠遊者澄觀惠師靈師盈上人約師文暢師無本師宣上人或有詩或有序其送文暢及此序大意皆同皇甫湜之送簡師亦有序與此文合

其行異其情同君子與其進可也今縱釋氏之秀者曼文善為文浮游徜徉（戲蕩也上辰羊下余章切）跡接天下藩維大臣文武豪士今縱未始不褰衣而負業往造其門下其有尊行美德建功樹業今縱從而為之歌頌典而不諛麗而不淫其中有古人之遺風與秉閒致密促席接膝譏評文章商較人士（辯證云一作士人非）浩浩乎不窮愔愔乎深而有歸於是乎吾忘今縱之為釋氏之子也其來也雲凝其去也風休方權而已辭雖義而不求吾於今縱不知其不可也盍賦詩以道其行乎

與路鵠秀才序

補註宰相世系表路氏出自姬姓帝摯子元兗封于中路歷虞夏稱侯子孫以國爲氏漢符离侯博德始居平陽裔孫嘉字君賓晉安東太守孫藻藻二子纂建建十世至季登爲諫議大夫則中路侯至建建遠矣故曰凡二十三世其曰四年愈自河南令復爲博士則疑其字誤公元和五年冬河南令六年秋迁職方員外郎七年二月坐柳澗事復爲國博令年春獲譴南荒則十四年春自刑侍刺潮也

輞川男子平陽路鵠輞川在藍田山平陽路氏世族所出應進士舉四年愈自河南令復爲博士公元和五年冬爲河南令六年秋迁職方員外郎七年二月坐柳澗事復爲國子博士今序云四年疑作六字并河南令下脫

廷職方字鷤執弟子摳衣之容禮記曰將即席兩手摳衣去齊尺前漢儒林傳曰唐生褚生應博士弟子選詣博士摳衣登堂頌聲甚嚴顏師古曰摳衣謂以手內舉之令離地也音口佚切今年春獲譴南荒鷤纏轝車偕焉今氿瀾湧渙拜手于西氿瀾流皃上胡官切兩手至地曰拜手于往也言別而西行也請予叙述以釋塵翳辨證云翳一作翳於計切一路氏得姓歷二千年洎中路侯後至拜諫議大夫九二十三世見路應神道碑世稱德門人不得並鷤不比先人之餘烈圮毀也部鄙切既丱角學文文一作又有新字非君臣上下之訓不踐於口國家每歲貢士凡數千登墉鼓隼考藝偕鷤者十鈌其七八登墉鼓隼

喻射策史科也解卦上六爻辭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向鶡屢戰不勝將堪會於賢春官也非鶡愚也由是病夫春官禮部是猶此也昌黎韓愈命文序路鶡

贈別序

李別字君房張建封之陽也見愛直嵩

昔予沆淮至壽揖生於南陽伯門云建封鄧州南陽人德宗時為壽州刺史遷觀察使貞元四年拜御史大夫徐泗濠節度使徐得賢領復為重鎮奏公為幕府建封始封南陽公後進伯爵釋然相笑假論以相同合燕終月楊文露路志去而息絶默以記念則罔交知

格于茲三年息消息格至也子實來徐方惆焉又見氣質清茂大幾乎成靜而究之朗動經冊稽爲焉能傳疑謚爲字我則歎一作歎異不窮噫學之引人謌哉始則然吾用知其往方將友夫子於直道迺感離而不志一作忘又焉昭予知志記也

送毛仙翁十八兄序

【補能】此序不入正集而見于外集然劉夢得玄長慶二年壬寅秋七月二十七日上鄂州官舍風勁秋寒掩閑無事有吳客毛仙翁至禹錫斂衽見之丰容秀目精貝燁然初莫之測坐定語及相國裴公侍郎韓公皆方外有文述序拜請延留奉以師禮欣然見許九止余所七晝八暮其人吉凶貴賤壽夭或假寐寐

生死百年變通脩短俊發利辭指陳果毷無所疑忌諳堅意直聞者失色則果有脩契予意其神授乎其智矣乎至於金火飛伏之道煉蛻御氣之說吾又莫得而究之矣裴相公度也韓侍郎愈也然則此序誠公之作無疑矣公時為潮州太守元和十四年四月十六日潮公自典袁州後皆如所言異矣其何以知之敗時元稹李宗閔沈傳師李紳白樂天皆有詩杜光庭為之序光庭云仙翁名于字鴻漸公序云字于姬未知孰是

仙翁姓毛字于姬一作姓毛氏字于姬唐人贈仙翁歌詩贊序甚衆杜光庭日仙翁名于字鴻漸得久視之道不知其甲子常如三十許人辨證載之詳矣與韓為族愈末年為弟也毛韓二族皆出姬姓左傳周大夫富辰曰魯衛毛聃文之昭也邗晉應韓武之穆也相識於潮陽道旅敘宗為拏手言

不由乎孔聖道不由乎老莊教而以惠性知人爵祿厚薄壽命長短發言如駃駟駃騠駿馬名馬四馬爲駟鼻囁嚅古穴切衍疾也持疑於脣吻間即信乎異人也若古之許負輩不足以言哉荀子曰許負唐舉鄧通條侯此四公者皆善相周勃傳亦有許負應劭曰河內溫人老嫗也然兄言果有徵期愈自典袁州從袁州除國子祭酒後主兵部事續拜京兆尹又改吏部侍郎若果如兄言即掃廳屋候兄一日歡笑茲亦足馳不朽之名也酒一作醉酣留詞走筆而成不能采其文華之要也時元和十六年巳亥六當作四元和紀號止於十五年巳亥乃十四年公以是

年春貢守潮陽四月十六日族弟門人韓愈序

新刊經進詳補註昌黎先生外集卷第二